



# 牛 馬

第五期·二〇〇六年九月

---

版权声明		封二
编者手记		1
讨论班讲稿		
两个贾宝玉	李广良	1
明末清初青楼文化随谈（一）	王欢	14
翻译作品		
前近代科学史比较研究的潜力	郑方磊 郑诚	19
文学原创		
诗二首	悟空	24
散文随笔		
两个平行世界的交汇	吴燕	25
只有一先令	侯艳	29
牛马简介		31
历次讨论班		32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牛马读书社

[www.pneuma.cn](http://www.pneuma.cn)

## 版权声明

本刊文章除作者特别声明外，均采用“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署名·禁止派生·非商业用途 1.0”协议。



署名 · 禁止派生 · 非商业用途 1.0

你可以免费：

- 拷贝、分发、呈现和表演当前作品

但是必须基于以下条款：



署名。你必须明确标明作者的名字。



非商业用途。你不可将当前作品用于商业目的。



禁止派生。你不可更改、转变或者基于此作品重新构造为新作品。

- 对于任何二次使用或分发，你必须让其他人明确当前作品的授权条款
- 在得到作者的明确允许下，这里的某些条款可以放弃

详细的法律文本（完整的协议）请访问：

<http://creativecommons.cn/licenses/by-nd-nc/1.0/legalcode/>

## 编者手记

编这期杂志的时候正值多事，但 pinr 和广良兄的厚托终究不能亏负，幸得前面已有范本，编起来倒也还容易，唯有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令人头疼。

一本杂志最要紧的是文章精彩，编辑正如一个插花者，我拿着如许的牡丹芍药，丁香山矾，想要扎出一个花篮子，然而我似乎并无宝钗丫环黄金莺那样的妙手，希望这个篮子大家喜欢吧，毕竟里头的花有着别样的好。

## 讨论班讲稿

### 两个贾宝玉

李广良 哲学系研一 liguangliang@gmail.com

诸位好，今天广良不揣浅陋，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谈谈《红楼梦》。在确定题目的时候，我还多少有些信心，因为毕竟几年来对《红楼梦》和红学研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关注度。可是这几个礼拜重读了《红楼梦》和一些红学著作，深感《红楼梦》太过隐晦；关于《红楼梦》的纷争，不少也难断是非，而我是愿意说一些清晰、确定的话的。当然，一个客观原因是《红楼梦》的研究文献卷帙浩繁，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或许无出其右者，以致最辛勤的专业研究者都未必能通读过来。比如 1992 年在北京西郊发现了一块所谓的曹雪芹墓石，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出版了一册《曹雪芹墓石论争集》<sup>1</sup>。而在我看这墓石是伪造无疑的；今年一月这块墓石在通州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网上已经传出了照片，简直粗糙得要命。再比如，探讨曹雪芹的卒年的文章，如果结集篇幅甚至将大于《红楼梦》本身。当然，这不能成为我的报告的粗疏的借口。

### 红学概观

我想首先简单地谈一下《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给大家一个整体的印象，也为我后来的专题提供一个存于其中的背景。《红楼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板块：作者、版本、与鉴赏；尽管三者盘根错节，这一分野自新红学兴起以来显得尤为清晰。

截止到今天，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仍然不能打百分之百的包票。我这里称作者为雪芹，只是拿这两个字做一个符号而已。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关于这个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了一部《〈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看翻看。作者研究还包括曹雪芹的家世问题，现在已经发掘出了曹雪芹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材料，可是曹雪芹的爸爸到底是谁，还没有一个（哪怕是）比较令我们信服的结论。关于曹雪芹的祖籍问题，一直有人在故意或者非故意地制造迷团，我们可以归之于家世问题而不去碰它。总的来说，虽然纷争甚夥，但关于作者的研究最终是有助于我们对《红楼梦》的解读的。

第二个板块是版本。可以说，1927 年胡适先生发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并利用它进行研究，是红学史上最令人振奋的大事件。我们这些普通的读者第一次了解到：除了刻本，还有抄本的存在。循着胡适这条路，迄今发现的脂本系统的抄本已经超过十种。抄本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如此幸运，看到了与刻本

---

<sup>1</sup>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不同的大量异文，而且不同抄本上的异文也很可观，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接近了《红楼梦》的原始面貌及其成书与流传过程。抄本上的脂砚斋和其它一些与作者关系密切的人的批语，让我们了解到作者的家世与作品的整体结构等重要内容。正因为这一点，脂批比金圣叹批《水浒》，比大某山民等批《红楼梦》，意义重大得多。

脂批现存 3000 余条，并非脂砚一人所批，只是统称脂批。畸笏叟是另一位比较关键的批者。但是脂砚、畸笏是一是二<sup>1</sup>，以及脂砚、畸笏到底是谁，就众说纷纭了。有的说是雪芹的堂兄；有的说是雪芹的叔父；有的说是史湘云，周汝昌先生持此说甚坚，可是研究者大多不认同。众说纷纭的原因是，批者的身份又牵涉到作者的身份、作者的家世，甚至对《红楼梦》的理解。可以说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假设，即使是完全相反的，都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证据，因为《红楼梦》太扑朔迷离了。这不但是脂砚、畸笏这一个问题搞不清楚的原因，也是整部《红楼梦》，包括鉴赏，无法形成普遍认可的结论的原因。

刻本数量更为众多，但均衍生自程甲本和程乙本。可以说，已经没有《红楼梦》这么一部书了，而是有很多部《红楼梦》（还包括《石头记》等）。那么我们应该读哪个版本呢？自胡适先生考证出高鹗是今本后四十回的续者以来，大多数研究者受到启发，从情节与文字等方面，对程高本贬词颇多。认可续书价值的人，比较著名的，有周绍良等先生。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俞平伯先生晚年曾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这是一个彻底的转变。俞先生早年追随胡先生不遗余力地揭发高鹗，在《红楼梦研究》一书里他曾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我总觉得后四十回只是一本帐簿。即使处处有依据，也至多不过是很精细的帐簿而已。”<sup>2</sup>《红楼梦研究》1950年初版，是对二十年代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与深化，《红楼梦辨》<sup>3</sup>此段文字基本相同，可见俞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就持这样的观点了。1958年俞先生编印了八十回校本，以有正本（就是戚序本，毁于火，70年代发现前四十回原本）为底本，共四册，前两册为正文八十回，第三册为校字记，第四册则将后四十回作为附录。但是不少人都很难割舍对程高本的喜爱，因为他们打小读的就是这个本子，这方面比较著名的人物是吴宓先生（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谈到他）。吴先生以固执而可爱闻名，他说百二十回本“天衣无缝，全体融合”<sup>4</sup>。高本汉说除非曹雪芹与高鹗来自中国同一地区，否则不可思议，说驾御这种口语得拿出“闻所未闻的机灵劲儿”。Arthur Waley 说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汉军包衣，用的都是纯净高雅的北京话。<sup>5</sup>《红楼梦辨》中还可以看到新红学的一位很重要但无相关著作的顾颉刚先生与俞平伯先生的通信，他也比较认可程高本；但如果在抄本大量被发掘的今天，我想顾先生大概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至于“普通读者”（舒芜自称）令人舒芜<sup>6</sup>等，倚老卖老，油盐不进，就像瞳孔，真理的光越照耀它，它越缩小，固无足论也。七八十年代之交还发生过一场闹剧，就是关于大脚小脚问题，历史学家唐德刚擅闯红学界，以百二十回本研究《红楼梦》，而且还跳出来说三道四，被台港方家传为笑谈。我认为是《红楼梦》研究的最高峰的宋淇先生说：“读者

<sup>1</sup> 关于这个问题，周先生经历了“从一到二”的转变，引起他的这一转变的基本材料是靖本批语。但是否真的有靖本这么一个抄本，学界争论很多。我个人认为所谓靖本很可疑，故宁信其无，不信其有。

<sup>2</sup>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页 25。按，我等于 50 年后看来，续书实在称不上“处处有依据”。

<sup>3</sup> 俞平伯《俞平伯说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26。此书是《红楼梦辨》的重印本。

<sup>4</sup> 吴宓《石头记评赞》，载于 1942 年 2 月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第十一期，引自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 8 月，页 856。

<sup>5</sup> 高氏与 Waley 之意，俱见 Waley 为吴世昌《红楼梦探源》所作之序言，见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页 1。

<sup>6</sup> 舒芜《学鲁迅，读红楼》，载《读书》2004 年第 4 期。

不妨细读余英时、赵冈、张爱玲、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等红学家的著作，看看他们还用不用 120 回程高本来研究《红楼梦》。”宋先生还说：“严肃的《红楼梦》研究者大多数只读到 80 回为止，而且只读手抄本和脂评辑校。”<sup>1</sup>张爱玲晚年花十年工夫作了一部《红楼梦魇》，她自己说是“豪举”，因为当时已是“去日苦多”了。在这部书的开篇，张爱玲就说：“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很久以后才听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的。怪不得！”<sup>2</sup>我想，比之吴宓、周绍良、高本汉等先生，我宁愿相信张爱玲的鉴赏力。至于我自己，在接触《红楼梦》之前，就知道后四十回是另续的（但究竟是谁所续，我至今不敢下断言，只能说大概不是高鹗），到了念大学的时候，已经能够读出后四十回的语言、人物的无味了，这也是颇可告慰自己的一件事。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应当读哪个版本？我们，作为“普通读者”（舒芜褻读了这个词），我认为读俞平伯先生的校本就可以接受了。我说这话是从其据以校订的底本与俞先生的文字水平出发的。这个本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然还有其它校本，比较有名的有冯其庸主持的，不过我没有看到过，是以不敢推荐；即使看到，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我想也不会放弃俞先生的校本。

第三个板块是鉴赏。鉴赏是根本。也就是作者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sup>3</sup>刚才谈到了，我个人认为，在鉴赏方面，也可以说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宋淇先生是最高峰。应该说，自《红楼梦》问世传奇以来，二百多年过去了，如果不考虑脂砚斋等人的特殊便利的话，我们对《红楼梦》的理解，应该说是进步多了。最初是评点派，以零星的感悟为主要形式，满足于谈言微中，而且充斥了不少道德评判。著名的讥失教说的窠臼，我们甚至根本不必跳出来：因为肯定不可能进入那样的价值评判了。清朝人还在为拥林拥薛而“几挥老拳”，俞平伯先生提出双峰对峙的观点，当时感觉很新颖，而我们今天已经能够把这作为默认的理解《红楼梦》的基础了。而且我认为我将在后文展开的对黛玉和宝钗的解释，更前进了一步。我们不幸晚生了几十年，又可以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本不必处理李希凡他们所处理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只当他们不存在。

我解读《红楼梦》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抄本为基本材料，以原文为内证，以脂批为外证，以宋淇先生为典范，以鉴赏为进路，爬梳各家学说，独自面对《红楼梦》。

## 风月宝鉴

先来谈谈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我越读《红楼梦》，越觉得曹雪芹无一处闲笔<sup>4</sup>。贾瑞这个人，表面看来跟宝玉等主要人物，没有任何关系，跟宝玉也没什么相似之处；如果说只是为了刻画凤姐而带出了他，明眼人都知道是站不住脚的<sup>5</sup>；说

<sup>1</sup> 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之《未见识其小，焉能说大？》，中国书店 2000 年版，页 366。

<sup>2</sup> 张爱玲《红楼梦魇》，大连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6。

<sup>3</sup> 《红楼梦》，俞平伯校，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页 5。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如无特别说明，皆引自此本。后文引原文，不另加注。

<sup>4</sup> 也有相反的看法，如吴世昌先生认为：“相思局与全书无甚关系”。《吴世昌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九卷《红楼碎墨》，页 134。

<sup>5</sup> 相反的看法，如吴世昌先生认为：“相思局……只为写凤姐之狠毒。风月宝鉴（参见《抱朴子·古镜记》），贾瑞镜中见凤姐，但为证明凤姐乃一妖精尔。”持此论殊坚。又认为：“使作者不早死，继续改作，可能尽删迷信部分，更成完璧也。”《吴世昌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九卷《红楼碎墨》，页 134，95。然而，对照己卯本夹批曰：“但凤姐之毒何如是耶？终是瑞之自失也。”庚辰本眉批曰：“此刻还不回头，真自寻死

是为了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贵族阶级不肖子孙的荒淫生活，更是离题万里；是以此案颇可考索。蒙府本脂批说：“这是作书者之立意要写情种，故于此试一深写之”<sup>1</sup>，的为识红之论。写贾瑞，是为了预示宝玉。

我们从《红楼梦》原著来寻找内证，来考察风月宝鉴与太虚幻境的关系：

第一，宝玉来到太虚幻境，见两边有一幅对联，点出了风月二字，写的是：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第五回）

第二，跛足道人明白地说，风月宝鉴“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俊杰，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第十二回。另按：贾瑞已是旁支，也算不得“聪明俊杰，风雅王孙”。）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处，庚辰本有眉批说“与红楼梦呼应”。“红楼梦”，当然不是指这部小说《红楼梦》，而是宝玉到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子命人所演的“红楼梦十二支曲”（第五回：“饮酒之间，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请问演何词曲。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红楼梦十二支曲”出自太虚幻境，因此“与红楼梦呼应”也就是与太虚幻境呼应。

“与红楼梦呼应”还可以从刚才我们看到的甲戌本独有的第一回之前的《凡例》体现出来。其《红楼梦旨意》，曰：

是书题名极○○○，《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警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3

这里把《风月宝鉴》与流传如此之广、如此重要的《红楼梦》、《石头记》以及《金陵十二钗》相提并论，也可见作者对“风月宝鉴”的重视，因此我们不但绝不可轻忽了它，而且要细思其意义。从这段重要的文字可以看出，即使作为书名的“红楼梦”，也是在“红楼梦十二支曲”处坐实的。“与红楼梦呼应”，是脂砚斋明确提出了贾瑞照风月宝鉴的经历，与宝玉梦入太虚幻境的经历的同构性。此同构性就是指二者有其正反两面。把视野放得更广，其实宝玉一生的经历，甚至整部《红楼梦》，也存在同样的结构，也有其正反两面。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很明白，正面是美色，反面是骷髅，而且跛足道人明确警告说：“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

## 太虚幻境

---

路矣。”这两条脂批，足可以推倒吴先生的看法。毒设相思局的笔墨比弄权铁槛寺重要得多；说后者是为塑造凤姐或许还可以接受。又，有趣的是，吴世昌认为风月宝鉴是照妖镜，而贾瑞死后“代儒夫妇哭的死去活来，大骂道士：‘是何妖镜！’”两者正相反。

<sup>1</sup>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1。本文所引脂批，如无特别说明，皆引自此书。后文引此书脂批，不另加注。

<sup>2</sup> “幻境”字俞校本本作“玄境”，本文后遇此字依此改之。按抄本中“幻境”常误作“玄境”，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页 38。

<sup>3</sup>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甲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影印版。

而太虚幻境，被历来的论者视作理想世界，也就是只有正面，没有反面。姑举两例：

### 余英时之《红楼梦的两个世界》<sup>1</sup>：

余开篇即言：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

但在一开始他就注意到了一个困境：

说大观园是曹雪芹虚构的一个理想世界，会无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一个重要的疑问：如果大观园是一个“未许凡人到此来”的“仙境”，那么作者在全书总纲的第五回里所创造的“太虚幻境”在《红楼梦》全书中究竟应该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当然可以说“太虚幻境”是梦中之梦，幻中之幻。但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说《红楼梦》里一共有三个世界了吗？

紧接着余提出了解释：

庚辰脂批有这样一条：“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境，岂可草率？”这里“玄境”的“玄”字其实就是“幻”字，一定是抄者的笔误，因为这一条里还有好几个字写错了。所以根据脂斋的看法，大观园便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本来是叠合的。

也就是，余英时先生把“人间世界”<sup>2</sup>分为大观园的世界与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后者是现实的，前者是理想的。而太虚幻境则是非人间的，在仙界，“人间世界”中与之对应的便是大观园。以余先生的观点而论，即使不说太虚幻境是理想之理想，至少也是理想。

### 吴宓的“三个世界论”

其实视太虚幻境为理想世界的渊源还更久远。1942年，吴宓先生在《石头记评赞》<sup>3</sup>中提出了“三个世界论”。吴先生在文中说：

按西洋论文学创造，尤其论著作小说者，恒须经过三层步骤：（1）曰经验的考察，（2）曰哲理的了解，（3）曰艺术的创造。于此，遂有三世界。

第一步，经验的观察，世俗之人皆能，在（1）实际经验世界中行之。第二步，哲学的了解，乃由此观察，以取得宇宙人生之普遍的原理，一切事物间正常的关系，遂造成（II）第二世界，即理想世界，此惟哲学家能之。艺术家亦必能到此世界。第三步，更借用诸多虚幻（随意造作）之事境人物，以具体之方法，表现第二世界之原理及通则。因其事境人物皆随意造作，故更能表达如意。此所创造或虚构者，乃第三世界，即（III）艺术所创造之世界。凡艺术家（小说家），必由（I）经过（II）而达到（III）。必须经历此三世界，始能作出上好之文艺作品。

之后吴先生将此理论应用于《红楼梦》，并作图以示之（下页图1）。

余英时先生对世界是从空间上来划分的，而吴宓先生着重在从时间上，也就是从创作过程来划分，但是二人之目太虚幻境为理想世界，是相同的。在我看来，二人共同之失，在于认为太虚幻境只是正面，而未见其反面。在跛足道人警告贾

<sup>1</sup> 页 36~58。

<sup>2</sup> 我使用的这个术语未必妥当，未必合余先生的本意。

<sup>3</sup>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页 846~859。

瑞说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处，脂批说：“谁人识得此句”！“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皆出庚辰本。）我想，贾瑞因为不听警告，只看了风月宝鉴的正面才一命呜呼；而太虚幻境，我们如果只看正面，也难免为其所误，如吴、余两位我所仰慕的先生。风月宝鉴本“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我们时时不能忽略。风月宝鉴之于太虚幻境，如同人的一个细胞之于人本身，包含着人的全部遗传基因。

以下请试言太虚幻境之正反面。正面似乎不必说了，因为历来说的太多了。

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先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甚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道：“出去！出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吧。”宝玉点头微笑……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第五回）

从宝玉的好恶，也能看出太虚幻境的正面了。其它尚有“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之类。“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皆出第五回。）这是正面的极至。

再言反面。直接看“红楼梦十二支曲”的名字：除了《红楼梦引子》、《留馀庆》，其它的《终身误》、《枉凝眉》、《恨无常》、《分骨肉》、《乐中悲》、《世难容》、《喜冤家》、《虚花悟》、《聪明累》、《晚韶华》、《好事终》、《飞鸟各投林》，有哪一个透出“理想”的色彩来？再摘录一些曲词：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红楼梦引子》）

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终身误》）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枉凝眉》）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儿今命已入黄泉……（《恨无常》）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分骨肉》）

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乐中悲》）

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闹，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世难容》）

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喜冤家》）

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虚花悟》）

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聪明累》）

那美韶华去之何迅……（《晚韶华》）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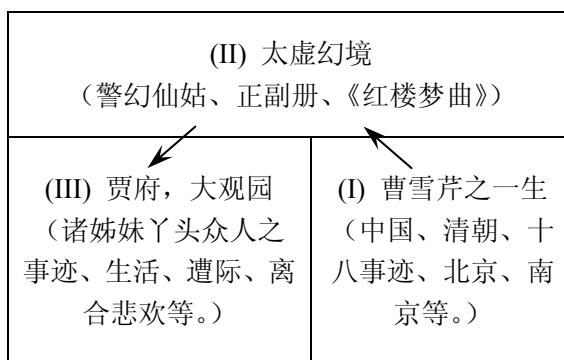


图 1



鸟各投林》)

在《飞鸟各投林》一支曲上，甲戌本有侧批说：“将通部女子一总”。又有双行夹批说：“收尾愈觉悲惨可畏”。试问作为神游太虚幻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如此深刻而集中地渲染了这么沉痛的感受，预示了这么悲惨的结局，我们怎么能再一味地把太虚幻境认作所谓的理想世界呢？

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二人因携手出去游玩，忽至一个所在，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道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正在犹豫之间，忽见警幻从后面追来，告道：“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礼衷情之言。”话犹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道：“可卿救我！”慌得袭人辈众丫鬟忙上来搂住，叫：“宝玉别怕，我们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夜叉海鬼，便是太虚幻境的反面。有这样的反面，无论其正面如何秀美，“朱栏白石，绿树清溪”，大概也不是人们愿意流连的罢。所谓警幻者，警醒幻梦也。就是当你身处幻境时，警醒你。此幻，可为情（意淫），可为色（淫）。

## 警幻即宝玉

警幻出场时有一篇在《红楼梦》全书中极为罕见的赋。甲戌眉批曰：“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前词却是作者别有深意，故见其妙。此赋则不见长，然亦不可无者也。”

“前词”指宝黛相会时宝玉的正式出场，正文中有两首词：

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合。其词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按前批非常重要。首先，一部《红楼梦》，只有宝玉和警幻出场时有这种体裁的描写；第二，此批明言宝玉和警幻是“通部大纲”，而且之所以只把这种体裁的描写给予宝玉和警幻，其原因也正在此。

说宝玉是“通部大纲”，我们都能接受，也不觉得是一奇论。庚辰本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回前总评说：“宝玉系诸艳之冠”。俞平伯先生早已指出：“‘情榜’六十名都是女子，却以宝玉领头”，但他觉得“似乎也很奇怪”<sup>1</sup>。宋淇先生的深入的、独到的、以文艺批评为方法的研究，最终为“贾宝玉为诸艳之冠”提出了合理的解释。当然，“通部大纲”与“诸艳之冠”有其联系，却也不能等同。有趣的是，吴世昌先生“在他的英文本《红楼梦探源》中驳斥了俞平伯的说法，他同意宝玉是情榜中人物，放在正、副、又、三、四册之首，可是他认为‘宝玉系诸艳之冠’，是俞平伯据‘有正本’校正‘庚辰’本，不能成立，仍应照‘庚辰’本作‘宝玉系诸艳之贯’。根据吴世昌的说法，这里应解释为：‘宝玉为贯穿诸艳之主线’。”<sup>2</sup>按宋淇先生之后又驳斥了吴世昌先生的说法，在我看来比较可信。但我认为吴说但存无妨。或为“系诸艳之冠”，或为“系诸艳之贯”；至少，在“冠”、“贯”之间，说宝玉是“通部大纲”，

<sup>1</sup>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页173。

<sup>2</sup> 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之《论贾宝玉为诸艳之冠》，页42~43。

我们是都能接受的，不会觉得是一奇论。但是，说警幻是“通部大纲”，该如何理解呢？

我们在上面看到，可卿开始引领宝玉所去的，本是宁府上房，是宝玉自己不喜欢这个地方，才有可能转入可卿卧房，继而入太虚幻境有此一梦。我的独断的论点是：《红楼梦》中凡言梦处，其实都不是梦。读者只需将梦看作做梦之人的另一个自己。因此，并没有警幻仙子，她只是宝玉心中的另一个自己，在警醒自己。太虚幻境是如此。同样的，再看风月宝鉴：

那贾瑞此时要命心胜，无药不吃，只是白花钱，不见效。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口称专治冤孽之症。贾瑞偏生在内就听见了，直着声叫喊，说：“快请进那位菩萨来救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众人只得带了那道士进来，贾瑞一把拉住，连叫“菩萨救我！”（第十二回）

这一段需要注意的，是：把跛足道人喊进来的，一把拉住道人叫菩萨的，都是贾瑞自己。所以那跛足道人也并非跛足道人，而是贾瑞心中的另一个自己，在劝戒自己。风月宝鉴的正反面，就是两个自己在打架。可惜这一个自己终究胜不过那一个自己，反面终究败下阵来。

与宝玉不同的是，贾瑞是在人之将死的时候，才意识到劝戒自己的反面自己的存在，即智通寺对联所谓“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第二回）也；而宝玉则是尚在生命方始之时，就经历了这番斗争。这也是宝玉的通灵处。当然贾瑞的跛足之身没有成功，宝玉的警幻之身起初更是完全失败的：所谓“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见弃于世道，故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何况尘境之情哉？而今以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警幻语）等语皆未起作用。宝玉梦入太虚与初试云雨，按照周汝昌先生的《红楼纪历》<sup>1</sup>与周绍良先生的《〈红楼梦〉系年》<sup>2</sup>，都还只有八虚岁大而已，揆诸医学理论，男孩遗精很少有早于十二周岁的（即使是在成熟年龄已经提前了的今天）。曹雪芹这么构思，并非是要把此事当成真事来写，而是象征着宝玉在这么早，就曾经灵性稍通。遗憾的是，“痴儿”终究“竟尚未悟”（警幻语），反而在这么早就如此彻底地打败了那另一个自己，而最终把正面（幻/情）展现得如此如火如荼。

上海作家陈村《意淫的哀伤》一文在引述了警幻这段话后称：

为了避免教唆的嫌疑，仙姑也不免做伪，抬出孔孟经济来遮掩。她的真实心态在于前半截话，要使贾宝玉固守着意淫的意境，不当蠢物。“临行喝妈一碗酒……千杯万盏会应酬”（《红灯记》）。以后的贾宝玉果然中了警幻仙姑的圈套，一心一意地只在“意淫”二字上行走。

陈村非要说警幻的“真实心态在于前半截话”。这就好比贾瑞耐不住凤姐在风月宝鉴的正面朝他招手，我们只能说是淫者见淫。然而把《红灯记》里这句唱词拿到这里来比附，就实在俗不可耐了。然而，这里涉及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的影响，就是秦可卿是在诱惑宝玉<sup>3</sup>。然而，这个诱惑人的可卿，我们实在跟她死前给凤姐托梦有嘱那段名文对应不上来。因此，无论是可卿还是警幻，都不是在诱惑宝玉，而是在警醒<sup>4</sup>宝玉。可卿的外貌，一直给人以幻景，可卿的情愫，始终

<sup>1</sup> 《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年版，页 118。

<sup>2</sup> 《红楼论集——周绍良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页 5。

<sup>3</sup> 认为可卿与宝玉有染的论者很多，包括俞平伯先生。参见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页 351~353。

<sup>4</sup> “警醒”未必要采取“断喝”的方式，否则《红楼梦》也难以脱俗了。第二十一回有文曰：“原来袭人见

是一个警醒世人<sup>1</sup>的“脂粉队里的英雄”。（当然，可卿托梦，也可以理解成凤姐在潜意识里对自己有所嘱托，而“脂粉队里的英雄”也不妨看作凤姐对自己的评价与期许。）

### “兼美”与钗黛合一

“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何况尘境之情哉？而今以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按“兼美”处甲戌本有侧批曰：“妙！盖指薛、林而言也。”钗黛合一的说法，由来已久。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总评曰：“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但是历来的读者，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都认为“兼美”是理想中的人物，黛玉与宝钗是现实里的人物，“兼美”的意思被理解成：在理想中将现实里的黛玉与宝钗的美兼而存之。

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也。兼美反而是现实一个人，当然不一定在现实中有，但她是现实的。一个人，有木性（黛），有金性（钗），金与木在内心里不断斗争。而在大观园里，作者把一个人的两种相反的性格抽离开，对象化成了两个纯粹的人。钗黛本一，二分之，则为假，假在书中，成了真，而兼美，反被读者认作梦中之梦，成了假。实际上，《红楼梦》是梦，梦为假，梦中之梦，即入太虚幻境，与兼美，反倒是真。另外，我们也很难设想如果不把一人拆为二身，作者在描写一个人的内心冲突之时如何落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文学的心理描写技巧的不发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在贾宝玉的两身，与林黛玉、薛宝钗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也即贾宝玉对应着林黛玉，贾宝玉的警幻之身对应着薛宝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贾宝玉的感情更倾向于林黛玉而不是薛宝钗。甚至可以附会一下《浮士德》中的两身之间的张力：

在我的心中啊，  
盘踞着两种精神，  
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  
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  
以固执的官能紧贴凡尘；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  
哦，如果空中真有精灵，  
上天入地纵横飞行，  
就请从祥云瑞霭中降临，  
引我向那新鲜而绚烂的生命！

### 淫与意淫

“淫”字，有广义狭义之分。即警幻所言之“淫虽一理。意则有别”也。狭义的

---

他无晓夜和姊妹们厮闹，若直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警之以情，真个千古未见之文，再妙不过。

<sup>1</sup> 又参第十三回甲戌本侧批：“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可做吾说之注脚。

“淫”，是“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广义的“淫”，除了“皮肤滥淫”，还包括“意淫”：“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而且，此处甲戌本侧批也给出了“意淫”的含义：“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就是对女儿的体贴，结合警幻之语，就是“痴情”。警幻所说的“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正是在广义上而言的。在说明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的分别时，余英时先生特别提到“情”与“淫”之别。此一“淫”字，也指狭义的“皮肤之淫”。而宋淇先生所论：“到第 80 回为止，他（广良按，指宝玉）只有同袭人发生过关系，很多读者都认为他同秦可卿有关系，甚至有人进一步认为他同王熙凤和香菱有染，那都是把他看成好色的正常男人，而且纯然从男性的立场出发，与原作的事实和精神相违反……总之，在大观园里，他周旋于诸姊妹丫鬟中，并没有丝毫狎弄之意，完全出诸于自然，好象是同性知己，只有怜惜，只有同情，只有体贴。”<sup>1</sup>说的则是“意淫”。并举第十九回之例：“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去上来推他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将黛玉唤醒。”及庚辰本双行夹批：“若是别部书中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此却反推唤醒他，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场<sup>2</sup>是也。”我的理解是：“淫”之一字，除了在警幻口中用作广义，在他处皆为狭义。历来论者为警幻所遮蔽，不能理清“情/淫”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分清广义狭义。

风月宝鉴的正面是淫，太虚幻境的正面是情，二者的反面都是空。从均为正面的意义上来评估，情与淫有着同样的地位，也就是意淫与皮肤滥淫有着同样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宝玉与贾瑞才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基础。这也是警幻之所以出此奇语的原因。宝玉与贾瑞的相似性还在于，他们<sup>3</sup>内心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作为警醒者的自己，都实体化为同一个人——警幻仙子。

### 色空之为《红楼梦》的主线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细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乃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讨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第一回）

从句子结构与意义上判断，“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是后易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不是曹雪芹或者贾宝玉。（另，甲戌本“再检阅一遍”旁有朱笔侧批：“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以其辞气判断，似乎不是脂砚对曹雪芹的声口；当然，这也可能是二人的玩笑。）可以看作是空空道人细阅抄录本书时的感受，因此把这一过程理解为本书的一条脉络与宝玉的人生和心理发展，是可以说得通的。

鉴于色、空的观念出自《心经》，空空道人因读此书又易名为“情僧”，所以历来论者大多结合佛教思想来理解这十六个字。如，周汝昌先生认为：“色即现

<sup>1</sup> 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之《论贾宝玉为诸艳之冠》，页 60。

<sup>2</sup> 引自朱一玄之汇编。“淫场”自应为“淫荡”。

<sup>3</sup> 其实至少还包括甄士隐。

实世界”，“情及色生，离色安有情在”，“16个字，中间二句最重要，说的是：有色即有情，而有情者又将自己之情广化普化为万物之情，以为万物皆具有情，而自己以情而待万物——这就是雪芹的哲学思想。如就小说而言，自然也可称作‘贾宝玉哲学’。”<sup>1</sup>再如，刘宏表述得更为显豁：“空、色、情显为佛教用语，故应用佛学理论对其作出恰当解释”，“对《红楼梦》全书所描写的内容作一番考查可以看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采用的‘空’和‘色’两个概念，基本上是从佛学中原封不动地借用的；而对‘情’这一概念，则又经过精心地改造和重塑。”<sup>2</sup>

但是，除了“脸色”这一含义，《红楼梦》的“色”字，多作“色相、色欲”讲，而绝少在周、刘所论的意义上使用“色”字。前者如“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愧，却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第二回），不劳费辞解释。后者，如警幻对宝玉所说的：“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第五回。）此一“色”字，分明是“色相、色欲”的意思。这一点，虽为历来论者所误解，终于为俞平伯先生在《乐知儿语说〈红楼〉》中点破：

余以“色空”之说为世人所诃旧矣。虽然，此十六字固未必综括全书，而在思想上仍是点睛之笔，为不可不知者，故略言之。……固道源于心经，却有三不同。“色”字异义，一也；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言由空而色，由色而空，二也；且多一情字，居中运枢，经所绝无，三也。情为全书旨意所存。情色相连，故色之解释，空色之义均异心经。三者实一贯也。……先谈色字之异义。经云色者，五蕴之色，包括物质界，与受想行识对。此云色者，颜色之色，谓色相、色情、色欲也。其广狭迥别，自不得言色即是空，而只云由色归空。短篇小说原不必同于佛经也，他书亦有之。……窃依文解义，此所谓“空”只不过一股空灵之义，然有深旨，如“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类是也。……四句中上两“色”字读如色相之色，下两“色”字读如色欲之色。而“情”兼有淫义，第五回警幻之言曰：好色即淫，知情更淫。语意极明，无可曲解，色情淫固不可分也。若强为解释，又正如她说：好色不淫……情而不淫……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sup>3</sup>

俞先生重在阐释此十六字在“思想上”的“点睛”作用，所论仍然有些含糊，“色”等概念之所指，仍未点明。我认为，“空”，“色”，“情”，“色”，“空”，皆有确指，且暗伏《红楼梦》之主线，也即实有所谓“综括全书”的作用。首一“空”字，乃指被携入红尘之前的石头，未涉人世，亦可谓“空”矣。而上两“色”字，确指宝玉与兼美、袭人初试云雨。上文谈到宝玉入梦太虚与初试云雨是八虚岁，这在医学上看来是不可能的。因空见色的情节确实有些离奇，也就是说在生理上不可思议。

上一“情”字乃《红楼梦》的主体部分所述的，即“大旨谈情”（第一回）。宝玉八岁经历了“色”，而再未涉之，中间年代，第七十八回有精明无比的贾母的一段话：

贾母听了，笑道：“我深知宝玉将来也是个不听妻妾劝的。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得。我为此也耽心。每每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直到第八十回，虚岁十五岁<sup>4</sup>，宝玉竟仍未涉：

宝玉道：“我不信，一张膏药就治这些病。我且问你，倒有一种病，可也贴的好么？”王一贴道：“百病千灾，无不立效。若不见效，哥儿只管揪着胡子，打我这老脸，拆我这庙

<sup>1</sup> 周汝昌《〈红楼梦〉与“情文化”》，载《'92 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页 295，293。

<sup>2</sup> 刘宏。一个由“空·色·情”建构的立体世界[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sup>3</sup>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页 220~221。按此条笔记写于一九七八年。

<sup>4</sup> 从周汝昌先生之年表。从周绍良先生之年表则应为十四岁。

何如？只说出病源来。”宝玉笑道：“你猜。若你猜的着，便贴的好了。”王一贴听了，寻思一会，笑道：“这倒难猜，只怕膏药有些不灵了。”宝玉命李贵等：“你们且出去散散。这屋里人多，越发蒸臭了。”李贵等听说，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茗烟一人。这茗烟手内点着一枝梦甜香，宝玉命他坐在身旁，却倚在他身上。王一贴心有所动，便笑嘻嘻走近前来，悄悄的说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儿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药，可是不是？”话犹未完，茗烟先喝道：“该死，打嘴！”宝玉犹未解，忙问：“他说什么？”茗烟道：“信他胡说。”唬的王一贴不敢再问，只说：“哥儿明说了罢。”宝玉道：“我问你可有贴女人的妒病方子没有？”王一贴听了，拍手笑道：“这可罢了。不但说没有方子，就是听也没有听说过。”

庚辰本在“宝玉犹未解”后有双行夹批曰：“未解妙，若解则不成文矣。”宝玉在同龄人尚不知色为何物的年龄就过早体会过了，而到了大家都该明了年龄，反而“不解”了。我们承认在阅读中遇到了困境。非大手笔不敢作如此险笔。

“情”在《红楼梦》中，确实是很关键的一个概念，而且很可能是最关键的概念。根据脂批，《红楼梦》最后一回，会出现一个“情榜”，以此作结。“情榜”二字，在脂批中凡四见。“情榜”就是以情为标准，排出了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三副、四副各十二名总共六十名女子，而以宝玉领首。庚辰本第十七回至十八回有眉批曰：“前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情榜也是对第五回宝玉在太虚幻境所观的判词的完成。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情榜，作者如何能收住如此一部大书。邓云乡说：“有人考证说作者原本意图要在书的最后，要写明情榜，明确所有册子上的人的姓名云云。自然因没有有力的资料证明，这种‘考证’，实际上也只是猜测而已。但是我想真要那样，也不见得就好，也许反不如现在好。神龙见首不见尾，作为艺术品，更有它的神秘感。”<sup>1</sup>我想邓大概不是从中国文学的角度说出这样的话的，终究跟《红楼梦》隔着一层，他对情榜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无情榜则薄命司判词就没了着落，无情榜则《红楼梦》终难成巨制。黛玉是正册之冠，她的考语是“情情”。宝玉是情榜之冠，他的考语是“情不情”。庚辰本第十七回至十八回有回前总评曰：“宝玉系诸艳之冠”。Diana Yu 在翻译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时，将其译为：“Pao-yu is the beauty of all beauties”<sup>2</sup>。又第十九回：

宝玉笑道：“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

此处庚辰本有双行夹批说：“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光明正大，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实亦属囫圇不解，妙甚！”至于“情不情”的意义，可以参考甲戌本第八回的眉批来理解：“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今加大醉二字于石兄，是因问包子问茶顺手掷杯，问茜雪撵李嬷嬷，乃一部中未有第二次事也。袭人数语，无言而止，石兄真大醉也。余亦云实实大醉也。难辞醉闹，非薛蟠纨绔辈可比。”香菱已经被薛蟠收在房中，平儿自是贾琏之妾，二人宝玉平日皆欲效劳而苦无因由。香菱裙子脏了，

<sup>1</sup> 邓云乡《红楼梦导读》，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页 195。

<sup>2</sup>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页 230。

宝玉取了袭人的让她换上，所谓“呆香菱情解石榴裙”（第六十二回）；平儿被贾琏、凤姐误解打了，宝玉给她梳妆，在回目里也大书特书：“喜出望外平儿理妆”（第四十四回）。

下一“情”字，指所谓“情极之毒”（第二十一回脂批），复入于“色”。如果只是“悬崖撒手”（第一回、第二十一回脂批），可能还算不得太毒。第十八回：

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做“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

此处庚辰本有双行夹批说：“《钗钏记》中，总隐后文不尽风月等文。”（己卯本夹批、戚序本，皆同。）我推测这里所谓的“不尽风月”就是宝玉经历的第二个“色”字。

关于“自色悟空”，再来看几条脂批。第一回：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笑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搭连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

“走罢”二字处，甲戌本有眉批曰：“‘走罢’二字真悬崖撒手，若个能行。”蒙府本有批曰：“一转念间登彼岸。”靖藏本有眉批曰：“‘走罢’二字，如见如闻，非过来人，若个能行。”写甄士隐，便是晃过一笔宝玉，所谓“特犯不犯”（此四字多次见于脂批）。又第二十一回：

说不得横了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然也要过的。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

此处庚辰本有双行夹批曰：“此意却好，但袭卿辈不应忍如此弃也。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看<sup>2</sup>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宝玉一生偏僻处。”又第二十五回甲戌本有眉批曰：“通灵玉听癞和尚二偈即刻灵应，抵却前回若干《庄子》及语录机锋偈子，正所谓物各有所主也。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文字为恨。”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出家为僧，如甄士隐，如智通寺的龙钟老僧，终归于“空”，复归青埂峰下，又回到石头，亦可谓“空”矣。

## 余话

至此，我们印证了宝玉一生的经历，也就是整部《红楼梦》，也存在着与风月宝鉴、太虚幻境相同的结构，也有其正反两面。写贾瑞、甄士隐，是预示着宝玉；写风月宝鉴、太虚幻境，是预示着整部《红楼梦》。正反两面不但在空间上同时存在，而且其在时间上的展开，也依时有其侧重。

关于色空之为《红楼梦》一书的主线一说，在抄本中并未见相应的脂批。而甲戌本该页有四条半侧批，一条眉批，却没有批这句话。当然不能说我的结论因为没有脂批的支撑就不具有合法性，然而如果有了，那就更完美了。如果有的话，我甚至想，那简直不是为雪芹而是为我批的。

二〇〇六年三、四月间  
上海交通大学

<sup>1</sup> 与诸本不相悖，姑存之。

<sup>2</sup> “看”字疑应为“有”。

# 明末清初青楼文化随谈<sup>1</sup>（一）

王欢 复旦大学中文系研二 042011003@fudan.edu.cn

以前不知道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过，说中国古代女子真正的精英其实只存在于青楼中；这话也算有些道理。《醒世恒言》中那个广为人知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里讲到那花魁娘子的好处，极力褒扬她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精通，而正经人家的女子多半不需要学习这些内容，即使学习了，也是她的课业中最不重要的部分（重要的是诸如《女四书》等内容，当然也包括女红），即使到了明代这样妇女文学大为盛行的时代，仍旧有不少女士人担心自己的诗作流传出去不合礼法而选择焚烧自己的作品。但是在青楼女子那里，她们没有服侍翁姑和丈夫的重任，而是充分扮演一个美的、性的角色，因此这些文化文学的素养不但不会伤害她们的形象，反而更能为其增加身价，因此争相努力学习，而鸨母为了培养出优秀的妓女也会为其聘请合适的教师，因此她们的造诣往往能达到较高的程度。套用曹雪芹公的一句话，青楼也是“历历有人”，形成其独特的妇女文化，跟彼时之闺秀文化有所交叉又有所异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不过要谈青楼文化，可能一些基本的定义还需要作一下介绍。

## 1、释“娼”

按照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中的说法，《说文解字》中有“倡”字而没有“娼”字，梁顾野王《玉篇》中才开始有了“娼”字，并说“娼，娼也。”“娼”字是什么意思呢？

《说文》里面这个字的意思是“娼，放也，一曰淫戏。”宋朝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倡，倡优女乐，别作娼。”

可知，一、古代的娼女起源于女乐，因此对于历代的娼女来说，音乐和歌舞都是其应该通晓的重要技术。

二、古代的“优”“倡”是不分的。《说文》：“倡，乐也”，又：“优，饶也，一曰倡也。”又：“俳，戏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优。亦谓之倡，实一物也。”《三国志·蜀志·许慈传》：“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於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撻。其矜己妒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傲其讼阅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这里的倡起到的其实是戏子的作用，倡优不分。

三、古代的“倡”男女不分。《史记·赵世家》：“赵王迁，其母倡也。”《李延年传》：“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可知古代男女均可称“倡”，因此文人著书都写为“倡”，并不需要专门的“娼”字来表明其女子身份。至唐代才开始出现“娼”字。赵璘《因话录》：“陈娇如，京师名娼。”近代式娼妓当由唐代开始，且自唐以后以女性为主体。

在二十五史中检索，倡字大约有 6、700 条，明史和清史稿中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其他的朝代，“娼”字的情况差不多，宋书中也有不少。

<sup>1</sup>由于很多材料直接引自龚斌《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1 年版，上海）及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团结出版社 2004 年版，北京），不再一一标注转引段落，特此注明。



## 2、释“妓”

《说文》：“妓，妇人小物也，从女，支声。”“妇人小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管是《说文》以后的字典还是现当代学者都没有做具体的解释。

《说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嫫”字的解释里也有这句话：“嫫，妇人小物也，从女，此声，诗曰屡舞嫫嫫，即移切。”

查《四库全书》，各本字书情况如下：

《玉篇》从《说文》；

《说文系传》：“妇人小物也，从女，支声。臣锴曰：物犹言人物也。”

宋戴侗《六书故》从《说文》：“女之有技者别作妓，《说文》：妓，妇人小物也。”

《康熙字典》卷六：“妓，……音伎，女乐也。洪涯妓，三皇时人娼家托始见万物原始，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见《汉武外史》。又《正韵》奇几切，音技，义同。又《广韵集韵》，居宜切，音羈，妓姿女容；又妓女萱草别名，又千心妓，地肤草别名，见《本草纲目》。”

《集韵》从《说文》：“妓媻，《说文》妇人小物也，或从多。”

《五音集韵》从《说文》。

《古今韵会举要》：“妓，《说文》妇人小物也，从女支声，徐曰物犹言人物也；《广韵》女乐也，晋谢安携妓游东山。”

《御定音韵阐微》从《说文》，《广韵》女乐。

辽《龙龕手镜》：女乐。

魏张揖《埤苍》说：“妓，美女也。”

陆法言《切韵》：“妓，女乐也。”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只有徐锴给了一个解释，说“物”是指“人物”，那么“妇人小物”的意思似乎应该是妇女中地位低微的人，然而这个只是我的揣测，并没有实据。后人的阐述，大多是“美女”和“女乐”两者，可知从魏晋开始，“妓”有美女和女乐两种含义。

## 3、释“青楼”

青楼，本意是指显贵之家的楼阁。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楼结重关。”《文选》李善注引《列子》：“虞氏，梁之富人，高楼临大路。”偶尔也指帝王的居所。《南齐书·东昏侯纪》：“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青楼作为妓家的代称，六朝时已经出现。如《玉台新咏》卷八刘邈《万山见采桑人》：“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为何用青楼指代妓家，根据龚斌先生的说法，可能是由于豪富之家特多女妓，而她们又常楼居的缘故。古诗中写到的美女居处，往往是装饰美丽的楼阁。如汉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中的“盈盈楼上女”即是昔日的“倡家女”；《西北有高楼》中也提到杞梁妻是住在高楼里的，曹植《美女篇》、傅玄《艳歌行》等诗歌中写到的美女的居所大抵都是“临大路”或者“临大巷”的青楼。这些美女十之八九是富豪之家的女妓。

到了唐代，青楼的两种意义仍然在混用。骆宾王《帝京篇》：“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刘希夷《采桑》：“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王昌龄《青楼曲》：“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漫绾上青楼。”用的仍旧是它的本意。而另一些诗，如李白《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薛能《赠歌者》：“谁人得向青楼宿，”

便是仙郎不是夫。”用的则是它后起的意义，青楼代指妓家。

宋元以后，“青楼”的本意渐渐消失，专用它的第二意义，因此娼妓称为“青楼女子”，追忆狭邪往事称为“青楼旧梦”，娼妓所写诗词称为“青楼艳语”，等等不一而足。一些宋词作品中也有体现，如杜安世《河满子》：“独倚青楼吟赏，目前无限轻盈。”整首词描写的是一个青楼女子的悲伤情怀<sup>1</sup>。易祓《蓦山溪（春情）》：“十千斗酒，相与买春闲，吴姬唱，秦娥舞。拚醉青楼暮。”<sup>2</sup>这里提到了吴姬、秦娥，并且有歌舞，非常明显是妓家的景象。

#### 4、娼妓之分类

历代娼妓制度有许多变化，娼妓的名目也非常繁多，“娼”、“妓”名称，汉以来有“倡”、“伎”、“女倡”、“女妓”、“御妓”等几种名称，唐以后名目渐渐繁多，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统计如下：

官妓	《宋史·太宗本纪》	御妓	《晋书·桓伊传》	声妓	《唐书·太平公主列传》
花娘、举娘	《辍耕录》	录事、酒纠 <sup>3</sup>	《老学庵笔记》	教坊女妓	《唐书·顺宗本纪》
营妓	《摭言》	角妓 <sup>4</sup>	《青楼集》	小姐	《夷坚志》
饮妓	《北里志》	风声贱人	《金华子杂编》	家妓	《西湖志余》
内人、前头人	《教坊记》	校书 <sup>5</sup>	《鉴戒录》	牙娘	《北里志》
十家	《金华子》 《侯鯖录》	歌妓	《孟浩然诗》	客	《东京梦华录》
卖客	《市肆记》	郡君	《北里志》	婬子	《名义考》

虽然名目繁多，但用“娼妓”二字全部可以囊括了。而娼妓依照其性质划分，不外官妓、家妓、私娼三类。

##### （1）官妓。

官妓的起源，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认为是源自春秋时齐国馆仲设立的“女闾”。《战国策·东周》：“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闾”是指里巷中的门。女闾，本来是指宫中为门为市，使妇女群居，以便行商。女闾究竟是否官方经营的公娼呢？其收入是否如褚人获《坚瓠续集》里说的“花粉钱之始”？《叶八百易传》谓：“齐桓公姑姊妹不嫁者数人，宫中七市，女闾七百，淫污臭秽，莫甚于此。”杨慎《升庵集》卷七十六“独妇山”条：“……又《齐记》云齐有女闾

<sup>1</sup> 全词为：细雨裊开红杏，新妆粉面鲜明。东君何事交来早，更无绿叶同荣。独倚青楼吟赏，目前无限轻盈。命薄不倚栏槛，或占郊垌。清香繁艳真堪爱，枉教寂寞凋零。相次牡丹芍药，王孙谁道多情。

<sup>2</sup> 全词为：海棠枝上，留得娇莺语。双燕几时来，并飞入、东风院宇。梦回芳草，绿遍旧池塘，梨花雪，桃花雨。毕竟春谁主。东郊拾翠，襟袖沾飞絮。宝马趁雕轮，乱红中、香尘满路。十千斗酒，相与买春闲，吴姬唱，秦娥舞。拚醉青楼暮。

<sup>3</sup> 录事、酒纠、席纠，名称不同，实际则一。酒纠类似今酒席令官，在宴会上司法，决定赏罚，由于饮酒时酒纠多由妓女担任，后遂称妓女为酒纠。

<sup>4</sup> 这个称呼出现在宋代，《宣和遗事》亨集称名妓李师师：“这个佳人，名冠天下，乃是东京角妓。”徐渭《西厢记眉批》：“宋人谓风流蕴藉为‘角’，故有‘角伎’之名。”

<sup>5</sup> 称妓为“校书”，可能是源于唐代著名营妓薛涛。武元衡镇蜀，重薛涛之才，奏为校书郎，时号“女校书”，后“校书”也成为妓女的代称。

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论语》有归女乐之文，亦出于齐，其女闻之余乎？管仲相桓公而立此法，宜为圣门之童所羞称也。”根据这两则材料，女闻应该就是政府经营的公娼。

官妓在唐、宋、明三代特别发达。唐代的官妓有三种：一是供皇帝及诸王享受的官妓，二是供文官享受的地方乐妓，三是供军士娱乐的营妓。唐玄宗时，东西二京都设有左右教坊，掌俗乐，教坊中能歌善舞的妓女称“内人”。因为常在皇帝面前服侍，所以也称为“前头人”。据载，唐玄宗宫内的官妓成千上万。例如天宝年间有名的歌妓念奴<sup>1</sup>，《天宝遗事》载她“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元稹曾在《连昌宫词》诗中描写了她歌唱的情景：

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  
须臾觅得又连催，特赦街中许燃烛。  
春娇满眼泪红绡，掠削云鬓旋装束。  
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

《连昌宫词》注：“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溢，严安之、韦黄裳辟易而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玄宗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悄然奉诏。其为当时所重也如此。”

地方上的官妓主要供文官娱乐。京城长安平康坊妓女，光顾者主要是京中朝士以及往来文士。她们属于教坊管辖，官吏召妓侑酒需要经过官署批准。白居易《琵琶行》中提到的那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也是一位教坊官妓，她自述“十三学得琵琶成，名数教坊第一部。”地方上的官妓如果遇到官府宴饮，也需应召前去侑酒歌舞。郡守秩满归里，可以携带官妓一同回去，地方长官调任别处，也可以将喜欢的妓女带去。营妓是军队管辖的娼妓，创立于汉武帝时，虽然说是为了解决没有妻室的军士的性需求，实际上主要是满足上层将领的声色之娱，高适《燕歌行》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即是一例。统兵将领对营妓有绝对的支配权，统帅可以随意抢夺部下喜爱的妓女；反之，也可以把妓女赏赐给某个下属。

宋代的官妓分属州郡和军营。北宋汴京和南宋杭州的官妓多散布在茶肆酒楼以及瓦舍、勾栏中。官方酒肆为招徕顾客，常让艳妆的娼女在酒店中奏乐歌唱。这是宋代娼妓制度与唐代最不同的地方，这一变化表明娼妓已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联系起来。

明初娼妓制度沿袭唐宋，都用官妓侑酒。明宣宗宣德初年，下令禁止官妓侑酒侍宴，官吏狎妓也属违法。但明中叶后，君臣生活渐渐腐化，加上个性解放的思潮推动，金陵成为风月中心，娼妓之盛甚至超过了唐宋之气象。

清初官妓沿用有明制度，也称乐户，顺治、康熙时两次裁减乐户，延续千余年的官妓制度基本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私娼的兴盛泛滥。

(2) 家妓。家妓是王公贵族、达官豪富之家的女妓，其地位介于婢妾之间，有时与妾相近，以声色供主人娱乐。

家妓兴起于战国时期。《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邯郸姬其实是女倡，为吕不韦的家妓。到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蓄养家妓之风盛行不衰。如白居易有小蛮、樊素；苏东坡有朝云都为我们所熟知。

家妓其实也是家奴的一种，因此主人可以凭一己之好恶或一时之意气就将家

<sup>1</sup> 这两个字应该是读 nián nú，后世有词牌名《念奴娇》，大多数人都读成“niàn nú jiāo”，其实是不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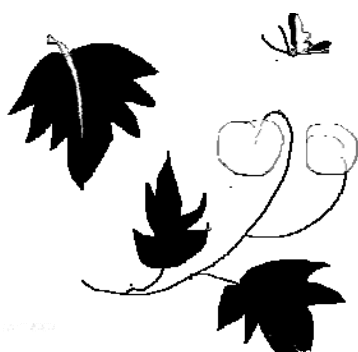
妓赠人。唐代诗人李端参加郭暖的宴会，家妓镜儿善弹筝，姿色绝伦，李端以弹筝为题作诗一首<sup>1</sup>，郭暖大为赞赏，便将镜儿送给李端。宋代词人詹天游在驸马都尉杨震家饮宴，对侑觞的家妓粉儿有意，口占《浣溪沙》词，有“不曾真个也消魂”<sup>2</sup>之语，杨震遂将粉儿赠之，说：“请天游真个消魂也。”抗金名将辛弃疾有吹笛婢名整整，在上饶时他的妻子生病了，请了医生来诊治，彼时整整侍侧，辛弃疾“乃指以谓医曰：‘老妻平安，以此人为赠。’不数日果勿药，乃践前约，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盘合盛得。下官歌舞转凄惶，赠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一时。’”

家妓可以随时遣去，白居易、辛弃疾都曾经因为年老而遣妓，司空曙则因病遣妓，最有意思的是东晋王敦遣妓，他因为纵恣女色，以致身体衰弱，在左右的规劝下，他打开后阁，将妓妾数十人统统赶到路上，听任她们跑到任何地方去。

(3) 私娼。私娼大约起源于宋。《梦粱录·妓乐篇》说，南宋诸酒库设法卖酒，选择上等官妓及私名妓女歌唱助兴。私名妓女即私娼，在当时并不普遍，歌唱水平也不如官妓。周密《武林旧事》“勾栏瓦子”条记在：“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要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这就是宋明间的路歧人（或作路妓人），为街头卖艺兼卖淫的私娼，所以洪迈《夷坚志》称为“路歧散场”。《金瓶梅》第三回写到的西门庆养的外宅张惜春就是唱慢曲的路妓人，西门庆“见她是路妓人，不喜欢。”可见路妓人是下等娼妓。

私娼的繁衍自始自终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明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的诞生与壮大，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相应地变化，肯定情欲、好货好色成为时尚，在这种背景下，私娼大为泛滥，满布天下。谢肇淛《五杂俎》说当时“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清中叶后，随着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的开放，娼妓业日益繁荣，但是近世青楼已缺乏古典青楼的文化气氛，娼妓是“肉屏风”、“夜度娘”，狎客也不再强调、追求色艺，故《海上花列传》中能看到的青楼一派乌烟瘴气，完全成了一个坑蒙拐骗、毫无廉耻的所在。



<sup>1</sup> 即李端《听筝》：“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sup>2</sup> 全词为：淡淡青山两点春，娇羞一点口儿樱，一梭儿玉一縷儿云，白藕香中见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个也消魂。

## 前近代科学史比较研究之潜力\*

译：郑方磊 科学史系研二 felix\_zheng@msn.com

校：郑 诚 科学史系研二 glyptostrobos@163.com

原作者：Geoffrey Lloyd, 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

### 概要

不可否认，古代科学史比较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比近代科学史研究受到更多的限制（既是因为史料的缺失，又因早期科学较为原始），但是从另一种观点看，又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潜力较之近代科学史反而要丰富得多。为什么科学在不同的古代文明中表现为如此不同的形式？从这个问题展开，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古代的研究者如何界定他们的问题，用什么方法处理这些问题？前近代科学史研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了解古人的目标、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途径，与古代思想的其他领域不同，古人可以，也确乎利用“事实”（古人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检验他们的推测和构想。

近二十年来，古代科学史研究已经发生了转变。首先，可资利用的原始资料急剧增加。1952年，诺依格鲍尔（Neugebauer）已在抱怨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深藏大英博物馆等处未能发表（[1952] 1957, 59）。首创性的工作，诸如《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丛书的出版造成的巨大影响，已经超越了专业圈子。Hunger、Parpola、Reiner、Pingree 等学者开启了后诺依格鲍尔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天学（the Mesopotamian study of the heavens）研究，近来 Swerdlow、Rochberg、Brown、Robson 等人对该领域的研究又有所推进。中国的情况，正如 Elisabeth Hsu 与林力娜（Karine Chemla）在本卷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马王堆、张家山等墓葬出土的数学、医学和宇宙论文献，已经急剧地修正了我们对相应领域中几部汉代主要的古典著作，即《九章算术》、《周髀算经》、《黄帝内经》、《淮南子》等产生背景的理解。

希腊亦是如此，虽然发现的新文本相对较少。Vivian Nutton 在本卷中提示我们古希腊医学史研究的新动向：翻译仅有阿拉伯译本存世的相关文献，收集和编辑关键性的医学理论家，诸如 Herophilus 和 Diocles 的残篇断简，在这一领域中尤为重要。宇宙论方面，Gabor Betegh（Betegh 2004）对德韦尼纸草书（Derveni papyrus）进行了分析，而新发现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作品片断也受到了热烈的讨论（Martin and Primavesi 1999）。古希腊和罗马的碑铭史料现在得到了较以往更为系统的梳理，与此相关的是，少数精英学者以外的思想及实践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在 70 年代初发表的小册子中（Lloyd 1970, 73）评论了一手史料缺乏完善的版本，二手文献亦不敷应用（当时我确实不得不自己收集 Herophilus 和 Erasistratus 的著作），类似的抱怨在 2005 年减少了很多。

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有时是随着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更为普遍性的变化而来，有时则是独立的。先前的阶段里，学术上的关注点相当程度上集中于内史进路和外史进路间的争论。现在，学者们普遍同意：这两种进路是互相依赖的，排除一个方面而单纯追求另一方面是

鲁莽的。关于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划界之争，其重要性已经下降（当然相关话题尚未完全消失）。尽管要说明“astrology”对于其实践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哪个学者持有诺依格鲍尔那样完全对占星术置之不理的态度。

近代科学史研究中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进展，在古代科学史研究中，的确找不到对应的情况。我们的研究不涉及[近代]实验室科学的相关社会学问题，也不牵涉科学所依赖的技术学问题。一些近代科学史专家可能会说我们（古代科学史研究者）研究的那些东西根本算不得“科学”。然而，古人确乎上究天学，下考身体，探讨健康与疾病的原因；他们投身数学，或算数或几何，或理论或实用；他们不断进行描述、分类，提出解释，做出预测，求索答案，要之，他们试图理解自己的世界。

不可否认，古代科学史研究在许多方面较之近代科学史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从另一种观点看，前者却远为广阔丰富。十七世纪以降，世界上的科学活动已经同质化。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到分子生物学，在大部分科研领域中，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已经无甚差别。与此相反，前近代科学史的研究者则面对着相当可观的多样性：类型的多样性、方式方法的多样性，换言之，古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问题作出界定，根据不同的信念，应用不同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科学”在不同的古代社会，在不同的时期形态各异——这里所引发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由此，我们提出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以及大量讨论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个人或者群体能够在何种环境下，在多大程度上，质疑、破坏和修改其所属社会的预设？对天空或人体的研究会以何种方式得到国家或其他机制的赞助支持或阻碍压制？库恩在他的一本书中（Kuhn 1977）所集中讨论的问题，即革新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在对古代科学的研究中一再重现——然而库恩并没有认识到古代科学史研究所能提供的机会。

以上种种问题能够而且必须由这样的专家来回答：他们能够最好地利用特定社会特定领域关键状况的相关证据。同时他们也需要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过去，专家们往往倾向停留在自己专擅的领域而不去考虑与此相关的更加广阔的图景。比较科学史，确如我说过的那样（Lloyd 1997, 363），曾经多少有些惨不忍睹——许多比较研究都极为肤浅。急于归纳出一个全球性的关于所有文明的结论，作出对所有文明跨越许多世纪的整体性概括，这种做法已经一再地摒弃了谨慎的详尽分析以及对异质成分的辨识。

还有更糟的，许多比较研究的目标仅仅是要确定哪个社会或者群体可以被认为最接近近代科学，或者预示了后来的成果。有关希腊—中国的比较研究中一再出现的缺陷便是源自试图将二者设定为对立的两极。希腊奇迹的支持者倾向轻视其他任何研究传统和类型，视之为次等，说它们通向死胡同。这么做时候，他们通常首先是低估了希腊科学中的异质成分，其次也低估了希腊人所采取的同样没有前景的研究计划。甚至一些赢得称颂的希腊理性的胜利，比如公理化的演绎证明，作为医学的研究模式，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对于医学而言，这种方法根本不适用。李约瑟（Joseph Needham），这位先驱者大大促进了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兴趣和欣赏，然而他为优先权的问题所困扰，分散了精力和注意力，未能深入考察古代中国和其他地区支撑各研究领域的知识和方法上的根本性基础。

评价工作每每成为展示强烈偏见的机会，然而评价总是不可避免。所有的科学，以及所有的科学史，都会有一个预设的理论框架，并在这个范围内，评价是

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沦为明显的自欺的俘虏。我们当然是时代的产物，为环境所塑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完全全被自身的背景、教育以及目前所属的群体所束缚。我们没必要从理论先于观察的认识论落入完全决定论的火坑。

寻求用于评价所有领域中各类研究的普遍性理论，是一个过高的企图，尽管如此，为了本文所谈及的目的，似乎可以推荐一种被称为“二阶互动”的评价模式（cf. Lloyd 即将发表）。第一个关键步骤是从其本身出发，理解古人的每项研究活动，避免以现代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更不能将其视为导向现代目标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大量前所未闻的探究模式和信念。接着便会出现一些互动，对于古人到底在研究什么，我们的某些观点可能必须加以修正。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准备开放地思考那些信念对其持有者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就会拥有相对于近代科学史研究的优势，或者至少是一个后者所不具备的机会。

第二步，虽然我们以彼时的行为者——而不是我们这些观察者——的范畴作为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对古代的工作进行阐释的时候绝对不能引入目前所具备的知识。黄一农对古代中国交食记录中作伪行为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Huang 2001）。我们当然能够相信今天回推的交食日期表。一旦确定这些日期无误，我们就会发现未曾发生的交食被载入史册的例子，反之亦可鉴别出发生了原则上可见的交食却被历史记录所忽略的情况。这两种情形通常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与彼时对统治者的声望有关。君主有德，则交食不应发生，而若君主无道，则交食被认为会尤为频繁地出现。然而，当我们确定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古人交食记录之时，也不能忽视这个事实：我们资料来源中的大部分记录并未受到这种影响，大部分记录确实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准确性和精确度（cf. Sivin 1995, II）。

另一个必须提及的复杂情况关乎思想及实践在或多或少具有经常性接触的文明之间的传播。古希腊人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所获得的思想和信息的内容以及这种传播发生的时间仍然是远未搞清的问题，更提不上有确定的答案。对于从阿拉伯到中国、从中国到阿拉伯，以及中国和阿拉伯二者向西欧的思想传播的研究，真是才刚刚开始（见 Abattouy, Renn, and Weinig 2001）。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领域：可以设想，将来研究者会比我们现在更加胜任识别鉴定〔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并做出解释。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样的思想和实践可能得到了传播，而在于哪些思想和实践确实得到了传播，在于接受的一方是如何处理这些舶来品的，以及这些思想和实践在传播过程中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又将我们带回了为何不同社会里对知识的探究采取不同的形式这个基本议题。“mathematics”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数和形的研究是如何界定的？它们服务于什么样的实践和理论目的？天学（the study of the heavens）在多大程度上与历法调节或交食预报相适应？对于交食现象的原因和意义，都存在哪些观点？在天文历算领域中，当人们将几何模型引入算术模型中时，其原因和动机又是什么？对于与变化相关的问题，哪些因果关系和解释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古人曾经探寻过哪些理解模式？根据何种标准评价一种解释的优劣？我们不能撇开古代科学哲学的历史来研究古代科学的历史（见 Netz 2003）。

在古人所探究的每个主要领域（对此我们拥有相关证据），我们必须考察这些研究活动是如何开始的、是如何被界定的；为什么实践者认为他们所采取的

方法是正确的；他们如何判定成败的——由外行还是由内行来判定。国家参与所有这些活动的程度和形式如何？政治权力或其他形式的权威在多大程度地决定工作日程、招募执行者、付给他们薪水并评估他们的成果？或者非官方的个人多大程度上可以自行决定如何着手研究？这种努力又是要说服谁？传播交流的环境和背景，以及传播所依赖的技术对于可能或确实被传播了的内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简而言之，是什么引发了批评和革新？什么人能够做出那些被视为新知的发现？从事这种活动对他们而言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研究古代科学的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与众不同的途径了解古代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但我们的研究对象并不仅限于观念。古代研究者的工作——他们提出的各种解释，尤其是他们的预测——基于证明的方式，这在历史学各个领域是独一无二的。的确，就像后来的时代一样，古人创造出大量的特设性解释，为被证明是错误的预测找理由。一个预测是否已经被证伪，这从来都是一个如何诠释的问题。然而，在描述、解释和理解周围世界的目标引领下，古代科学家不断的获得——他们所设想的，而非我们设想的——真实。

以上略述的种种问题，如前所论，每次研究只能处理其中之一，需要针对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社会或特定群体，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问题考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比较每次研究的成果并建立起一个更加综合的图景，这幅图景也将接受新材料的检验。本卷中的论文展示了各式各样的研究进路，或多或少地都使用了比较性的材料。一些篇章讨论了某些独特的议题，处理手段堪称典范，成果引人入胜。我注意到其中几篇讨论古希腊问题的文章（Bob Sharples, John Vallance, Robert Wardy）反映出其研究对象的一项特征，即新的解释性假说常常产生于学术争论。而 Myles Burnyeat 对于前亚里士多德光学的重构提醒了我们如何在缺乏原始证据的情况下进行间接的论证。然而，我仍希望，在对于十分确实的特定议题的持续攻坚中，随着研究的进展，需要始终持有有一个原则。目前所能建议的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或者最终的目标之一，是要理解何以科学在不同的古代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基于对各种选择的认识，获得这种认识不能依赖于理论上的抽象分析，而要根据史料进行确实的比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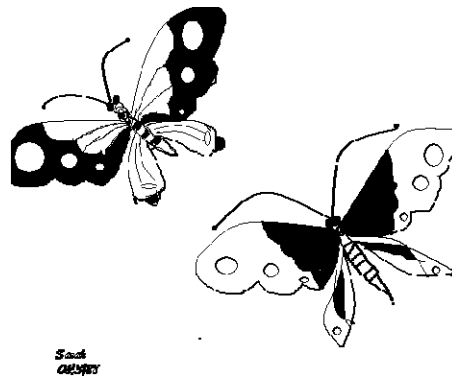
\*本文原题 *The Potential of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Pre-Modern Science*，刊于 *Science in Context* 第 18 卷，第 1 期，167-172 页(2005)。该期的主题是“早期科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Early Science*），目录如下：

- Editor's Introduction: Early Science: A Universal History of Particulars
- Elisabeth Hsu: Tactility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ese Medicine
- M. F. Burnyeat: Archytas and Optics
- John Vallance: Minerals, Morals, and the Hidden Purpose of Nature
- Robert Wardy: The Mysterious Aristotelian Olive
- R. W. Sharples: Some Thoughts on Aristotelian For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taphysics Z 8*
- Vivian Nutton: The Fatal Embrace: Galen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Medicine
- Karine Chemla: Geometrical Figures and Generality in Ancient China and Beyond: Liu Hui and Zhao Shuang, Plato and Thabit Ibn Qurra
- Geoffrey Lloyd: The Potential of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Pre-Modern Science



## 参考文献

- Abattouy, Mohammed, Juergen Renn, and Paul Weinig, eds. 2001. Intel-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Middle Ages: Graeco-Arabic-Latin. *Science in Context* 14(1-2), March/June): 1-331.
- Betegh, Gabor. 2004. *The Derveni Papyrus: Cosmology, The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Yilong. 2001. "Astronomia e astrologia" In *Storia della Scienza*, vol. 2, section 1, edited by Sandro Petruccioli et al., 167-170. Rome: Encyclopedi Italiana.
- Kuhn, Thomas S. 1977. *The Essential Tens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loyd, G. E. R. 1970. *Early Greek Science: Thales to Aristotl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Lloyd, G. E. R. 1973. *Greek Science after Aristotl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Lloyd, G. E. R. 1997.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Pre-Modern Science: The Pitfalls and the Prize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8(2):363-368.
- Lloyd, G. E. R. Forthcoming. "Value-judg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aper to be published as a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on the basis of a Workshop in January 2005.
- Martin, Alain and Oliver Primavesi. 1999. *L'Empédocle de Strasbourg*. Berlin: de Gruyter, Netz, Reviel, ed. 2003. New Questions and New Approache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Part I: Ancient Mathematics. *Science in Context* 16(3, September):273-438.
- Neugebauer, Otto. [1952] 1957.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2nd ed.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 Sivin, Nathan. 1995.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Variorum.



## 文学原创

### 七律-元宵

悟 空 信息安全学院大四 dky0077@hotmail.com

花灯如昼月如霜，  
凝看瓷杯琥珀光。  
爆竹无声酒高处，  
落梅有瓣水中央。  
折成彩纸千千褶，  
烧作心灰寸寸扬。  
误对斜阳说春好，  
春风一半入愁肠。

作于西洋情人节

### 绝句-少年情

少年心事总如痴，  
欲待天荒地老时。  
写破红笺多少字，  
当时未敢说相思。



## 散文随笔

### 两个平行世界的交汇

吴 燕 科学史系博二 appleonhand@yahoo.com.cn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爱因斯坦就是那个有着一头灰白乱发或者对着镜头吐舌头的老头，有一点酷又有一点帅；而毕加索也是个老头，不过是在其自己笔下不断变换着各种表情的老头。这种印象流传甚广，以致很多人几乎都忽略了这两位大师都曾经年轻过，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老头形象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其年轻时代的作为。不过，对于英国人阿瑟·米勒来说，爱因斯坦与毕加索青年时代的经历显然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毕加索，那都是“他们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岁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爱因斯坦于 1905 年和 1915 年相继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理论改变了我们对自己所在世界的看法”。于是便有了一本名叫《爱因斯坦·毕加索》的书。

《爱因斯坦·毕加索》是一部对比式的传记。对比这件事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尽管颇有诱惑力，但按照通常的经验，越有诱惑的事也往往充满了危险，比如稍有不甚就有可能落下牵强附会之嫌。不过，作者显然意识到这种危险，他在开篇时即说到他并不准备谈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许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艺术与科学是如何平行发展的，因为“从爱因斯坦和毕加索的智力奋斗中可以异常清楚地看出，艺术和科学在 20 世纪应该以一种平行的方式前进”，而两位主角“实际上是在探究同样的问题”。于是——

当所有事情碰在一起，产生不可思议的洞见时，我们会感到惊讶。这是如何发生的？

—

正如一棵树上的两个枝桠一样，科学与艺术的成长来自相同的土壤与阳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爱因斯坦与毕加索的开创性工作其实正是以其不同方式而对其所处时代的智力氛围做出的回应。这种特殊的智力氛围也许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其一，从眼见为实到眼见非为实的哲学背景的变化；其二、庞加莱以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双重背景而提出的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新思考。

实证主义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孔德于 1830 年提出的。在孔德看来，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是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现象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首先是“神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切事件都被归于上帝和神灵的活动；其次是“形而上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帝或神圣的力量的意志被抽象概念所取代；第三阶段是“实证的”阶段，是当科学的解释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时候所达到的。实证主义在 1880 年代经由马赫的手而发展出一个变种。马赫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能还原到感觉（或实验数据）的现象才能被认为是物理上真实的。在马赫看来，牛顿科学的一些基础假定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们不能在实验室里加以检验，比如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的概念，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而被马赫当成“一种毫无价值的形而上学概念”而被摒弃。马赫反对原子理论，因为它们不能“为感官所感知”，而只是“思维之物”：“你看到过一个原子吗？”

眼见为实的哲学取向对于科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于马赫来说，“科学的目

标就是尽可能经济地描述实验数据。通过提倡对实验数据的强烈依赖，排除不可测量的东西，马赫把道德上的高标准交给了科学家。他们应该把那些不可解释的东西交给艺术家和神学家，让自己满足于检验支配可观察现象的方程”。但是 X 射线、放射性和电子在 1895~1897 年的发现却促使“科学家们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这么一个问题：这些效应可能是由感觉不能察觉的实体引起的”。

眼见非为实。

在从眼见为实到眼见非为实的哲学背景的变化过程中，照相术所扮演的角色有趣且很有些耐人寻味。伴随着照相术的发展，一些艺术家开始主张，“作为一门视觉艺术的照相术不应该依赖严格的现实主义而生存；只有最终照片的质量才是重要的”。这样一种艺术创作上的取向尽管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它的伏笔早在照相术发展早期便已埋下了——

从一开始，即 1839 年，照相术就没有完全地复制现实。但是科学家们却把它说成是完全地复制了现实，还宣称他们的目标是用照相术去看视自然中的一切。照相机将是科学家们的视网膜。虽然科学论述企图严格地遵循实证主义的路线，但照相过程的实验却冲淡了这种意识。X 光照相，马雷和迈布里奇的作品，以及那些令人惊讶的女人照片——描述一群歇斯底里的女人被某种幽灵般的催眠气氛包围着——使照相机和视网膜显得很不一样。照相术结果在许多意料不到的方面扩展了科学家的视野，并从一开始就增加了科学相对主义的可能性。所见绝非所得。（P.163）

如同作者所概括的，“用实证主义科学的伟大工具之一——照相机——去说明被动地收集于胶片或视网膜上的东西并不是所有能见的事物”（P.172），这件事本身就很像一个隐喻，而在毕加索创作他的《亚威农少女》并由此开创了立体主义画风的过程中，照相术也是其所汲取的思想资源之一。“照相术以一种对绘画进行启发的方式被愉快地采用。就《少女》而言，毕加索利用照片改进了他的构图。不过，除此之外，颂扬照相艺术长处文章也给了毕加索灵感”（P.133）。

## 二

在事后追溯某些重要事件的因果关系，无论顺藤摸到的那个“瓜”何如，假如摸到的仅仅是一个“瓜”而非一片瓜地的话，这样的结果多少都会显得一厢情愿了些。同样地，如果将爱因斯坦和毕加索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也简单地归功于某个单一根源，其结果显然将会令两位当事人非常不快。虽然很难想像那个总是不修边幅憨态可掬的爱因斯坦老爷爷年轻时抓狂的样子，但是看看他在照片上那些心不在焉的神态似乎也能隐隐感觉到，“如果有人相信一个像相对论这样复杂、这样漂亮的理论是从某个单一的实验而来的，这只能让爱因斯坦恼怒不已”。对于毕加索来说情况大抵相同。不过，相比之下，毕加索的反应可能会更加激烈一些。作为一种应付记者的方式，毕加索有一次曾说：“数学啊，三角学啊，化学啊，精神分析学啊，以及音乐和许多别的学科都被扯进立体主义，为的是让人更容易理解它。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纯理论的东西而已，不用说都是废话一堆，只能带来坏的结果，用各种理论来蒙蔽人们。”

或许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和毕加索所从事的开创性工作来自多种可能性的交汇，而在这些可能性中，庞加莱的出场显得格外惹眼。用米勒的话来说，他是“这个故事中的公分母”。

昂利·庞加莱（1854~1912），法国数学家。据说他小时候就属于那种智力超

常少年，记忆力惊人，读书奇快。尽管在世时间不长，但他在数学方面的研究涉及数论、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等许多领域。罗素曾经回忆说，他有一次去拜访庞加莱时，“我的舌头一下子失去了功能，直到我用了一些时间仔细端详和承受了可谓他思想的外部形式的年轻面貌时，我才发现自己能够开始说话了”。

庞加莱作为公分母的角色是通过他的哲学著作《科学与假说》而实现的。

1904年，爱因斯坦读了《科学与假说》的一个非常好的德文译本，也同样被其席卷数学、哲学和科学的气势所激发。正如庞加莱使用更高维度的暗示刺激了毕加索把几何学作为新艺术的语言一样，庞加莱关于时间和同时性的洞见也启发了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

在1905年的智力氛围里，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探索空间和时间的新概念就不足为奇了。爱因斯坦1905年的相对论理论给我们的主要教益是，在思考这些论题时，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的感官。毕加索和爱因斯坦相信，艺术和科学是探索感知之外和表象之外的手段。直接观察导致欺骗，正如爱因斯坦1905年在物理学中知道的那样，毕加索1907年在艺术中也知道了这一点。（P.4~5）

但是爱因斯坦和毕加索走得显然比庞加莱更远。

### 三

尽管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庞加莱“十分有胆识去改变他的哲学观”，但是对他来说，“实验是真理的惟一源泉。惟有它能够告诉我们新东西，惟有它能够给我们可靠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两点。”<sup>[1]</sup>按照米勒的分析，“在爱因斯坦以外的众多可能取得突破的人选中，庞加莱是最接近于发现狭义相对论的科学家。到1905年6月，爱因斯坦和庞加莱手头有着同样的实验数据，并且都提出了相似的数学表述去解释那些数据。但是爱因斯坦推断出了一种庞加莱没能得出的内涵”。作为反实证主义者的爱因斯坦，他的思想实验促使他将这种数学表述解释为一种空间与时间的新理论。

庞加莱在《科学与假说》中认为，物理学面临着三个紧迫的根本问题：以太漂移实验；被称为“光电效应”的紫外光从金属中释放电子的特定方式；以及被称为“布朗运动”的花粉粒子和尘埃粒子在显微镜下的奇怪的运动。1905年3月，爱因斯坦已经认识到庞加莱的三个问题涉及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光的性质和它与物理理论局限性的关系，而这也正是爱因斯坦发表在《物理学年刊》上的三篇论文的主题。这样一种惊人的洞察力给山重水复的物理学带来柳暗花明的新图景，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爱因斯坦的“智力工具箱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科学本身之外，涉及到了美学和哲学概念。爱因斯坦能够抓住庞加莱的三个问题的统一，并找到解决它们的手段，是因为他愿意并且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一个超出感官之外的实在”。（P.207）

学科间的界线就这样消失在爱因斯坦的开创性工作开始的时刻，它的实现得益于爱因斯坦超越表象去观看现象之外世界的眼光。几乎就在同时，毕加索也正在完成同一件事。这也最终促成了他的画作向立体主义的转变。

庞加莱在他的《科学与假说》中曾描绘了如何去想像一个四维世界的可能性：“正如我们能够想像非欧世界一样，我们也能够想像四维世界”。“外部对象的映象描绘在二维画布的视网膜上；它们是透视图。但是，因为眼睛和物体是可动的，

<sup>[1]</sup> [法]庞加莱著，李醒民译：《科学与假说》，见《科学的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P.108

所以我们依次看到从不同的观察点得到的同一物体的各种透视图。……正如三维图形的透视图能够作在平面上一样，我们也能够把四维图形的透视图作在三维（或二维）的图画上。对于几何学家来说，这只不过是儿戏而已。我们甚至能够从许多不同的观察点对同一图形作出许多透视图。……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图示的，但是，这些感觉恰恰是那些具有二维视网膜又能在四维空间里运动的生物所感受到的感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第四维是可以想像的”。（[1]，P.57~59）按照庞加莱的看法，第四维是一个空间维，它可以描述为画布上接连出现的不同透视图；但毕加索的视觉天赋令他相信，它“应该在空间同时性里展示出来”。于是便有了创作于1907年的《亚威农少女》，正是从这幅画开始，几何化成为立体主义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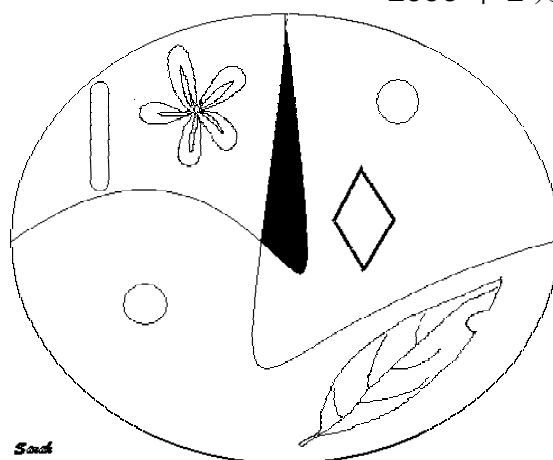
无论是爱因斯坦的时间同时性，还是毕加索的空间同时性，它们“都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性直觉相违背，因为它们都消除了那些优选的视点，因此超越了感官知觉”（P.259）。在传统与非传统思维模式之间，爱因斯坦与毕加索化解冲突的“处理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最终，他们都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在历史上的那一刻，即当人们意识到这些概念显然不是我们直觉所感觉的那样时，怎样表现空间和时间”（P.191）。但这又并不仅仅是对传统与非传统思维的冲突的共同回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创造性的时刻，“学科之间的界线消解了。美学变得至关重要”（P.255）。而这一取向几乎与当年的哥白尼、伽利略一脉相承。

再一次地，爱因斯坦与毕加索通过庞加莱而相遇。或许说“相遇”并不确切，因为两位大师正如两条平行线在各自的轨道上行进，然后几乎在同一时刻，两个人抵达了一个相同的转折点，然后又以特殊的方式将其化解。于是科学与艺术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从全书来看，以平行传记研究揭示科学与艺术中的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而非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写作目标的划定即为此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科学中的创造性与艺术中的创造性原就是同根同源，这大概是此书最吸引人的话外之音了。

《爱因斯坦·毕加索》[英]阿瑟·米勒著 方在庆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34.00元

2006年2月27日·上海闵行



## 只有一先令

侯 艳 英语系研一 pinr1983@hotmail.com

买了铁伊的整套小说，现在要说的这一本，叫做《一先令蜡烛》。

先耐心地听我讲讲这个故事吧。

著名女影星克雷——著名的程度大概和尼可，或者安吉丽娜差不多——的尸体，在一个清冷的早晨，被冲上了海滩，她的头发里，缠着一颗大衣纽扣。

——这是谋杀吧？这纽扣是谁的？格兰特探长开始头痛了。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提司铎。他新近破产，前两天才和克雷认识，被她收留下来，克雷的遗嘱里有给他可观的赠予，并且，他恰好刚刚丢了一件大衣。这个家伙确实很倒霉，但我觉得谋杀应该与他无关——第一个疑犯往往不是凶手，尤其当侦探是一个没什么想像力的苏格兰场警员时(这在福尔摩斯里已经说得够多了)，并且，如果剩下的只是猫捉老鼠了，这故事还要怎么进行下去？

果然，提司铎的大衣找到了，扣子一颗也不少。

那么凶手是谁？是她的丈夫钱斯？是她的同事哈默？是希望取代她的女演员哈洛德？还是预言她将死于非命的星相家莉蒂娅？格兰特更是一头雾水。

他们又回到了克雷遗嘱的另一个细节：她所有的财产中，留给她亲生哥哥的，只有“一先令的蜡烛钱”。为什么是蜡烛钱？这是二人小时候留下的嫌隙，还是由于她的骗子哥哥赖以营生的神职工作？于是哥哥赫伯成了第二个疑犯。追踪的过程离奇而惊险，但是在书只剩下最后二十来页的时候，我看出来，赫伯也不是凶手。

那么凶手应该是之前有嫌疑的某个人吧，我想，这个时候再出现新线索新人物，不是个明智的选择。铁伊打算怎么收场？

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大吃一惊的准备，但结果还是出乎意料——格兰特探长由一个偶发事件带来的灵感找出了凶手：预言家莉蒂娅。那件大衣也被发现了，缺了一颗纽扣，而谋杀的动机，似乎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预言应验。

我的惊奇并不是由于悬念，这有什么悬念呢？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这结局太简单了，太轻了，而“偶然”，更是推理小说的致命伤——因为这幕谢得太不漂亮。

如果用这部早期作品来介绍铁伊，恐怕不论作为推理小说家，还是小说家，都算不上是一流的。就我读过的作品来讲，铁伊也并不擅长处理悬念，或者说，不是不擅长，而是没兴趣。在《时间的女儿》中，从切入主题开始，就能让人猜到结局是什么，而这本《一先令蜡烛》，有些地方进程太缓慢，比如对提司铎嫌疑的逐步排除，容易让人失去阅读的动力，当然，这比《数字城堡》之流还是要高明许多，不会出现找一个线索找到 A，发现 A 刚死了，线索在 B 那儿，接着找到 B，B 也刚死了，接着 CDEF 一个一个死下去，就能死个六七十页。在我看来，这本书唯一一个成功的悬念，便是莉蒂娅在预言会上颤抖着说：“我知道，杀死克雷的凶手就在现场。”

但这本小说仍有许多地方打动我，让我愿意坐在阴冷客厅的书桌前仔细揣摩。

首先是人物。真正的侦探似乎并不是格兰特——这个靠“偶然”破案的家伙——而是爱瑞卡，警察局长的女儿，一个可爱的，早熟的，有些男孩子气的小姑娘。是她找到了提司铎的大衣，帮他洗清了嫌疑。她在饭店里从素不相识的大人

们嘴里套出消息的技巧，和福尔摩斯在《银色马》里同酒店老板打的那一个金币的赌，不相伯仲。这个小姑娘出奇的敏锐，老成，而她的好奇更是侦探的天赋，可惜铁伊没把她的故事写成系列，否则她那辆震耳欲聋的丁妮，完全可以像福尔摩斯的烟斗一样，成为经典形象的一部分。

还有一点，这本书中出场的人物异常多。我数到 84 页，仅是有姓名的，就出现了 41 个。有的只是被别人提到一次，比如格兰特的司机“科克”，就完全消失了，剩下我在那里苦想给这样一个人加上姓名的意义何在。而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发现尸体的帕特凯瑞，更是在下文再也没有提及。或许这些根本没有意义，或许寻找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他们是作为角色存在，而不是意义的载体，在铁伊笔下，只要是着了笔墨的人物，都是活的。许多这样的角色，来了，被我们看见了 而与征服无关。

铁伊的叙述手法也很有趣，像突然加入的 free direct speech：“他清一清喉咙，让自己恢复正常。不能那样做，我知道。老天，绝对不能。”将人猛地拉进角色的世界里以致不能呼吸，便是这种叙述法的魔力。

她的语言是幽默的：“你以为有那么多悬崖是做什么的？保卫英国吗？才不是。就是方便自杀。”

她的语言是新奇的：“此刻的道路在闪耀的晴空下已甚为刺眼，前方的地平线开始在热气中浮动。”

她的语言也是深刻的。当克雷的女仆听到她的死讯后，说：“我还在做煎饼呢。”这不是在哀悼浪费掉的煎饼，而是她向世事无常的致意。

最后让我们回到题目上——一先令蜡烛。“为什么是蜡烛”的谜底，随着克雷的死，消失在沉默的海水里。而既然赫伯不是凶手，为什么还要以此为题？我却仍在固执地希求着意义。或许克雷这一先令，是施舍给赫伯的信仰，不论他是否真正相信。就像托尔斯泰某次施舍给一个臭名昭著的乞丐时说：“我是施舍给人性。”或许铁伊也是要施舍给这个充满了疯狂，淡漠，和无常，但仍保留着善良与温情的世界，或许她认为自己有的，也只是一先令。





## 牛马简介

指导教师：唐一中 曹 娟 汪雨申

牛马同人：李广良 刘君伟 郑 诚 李 辉 吴佳玮 佟 君 龙 隆 王 欢  
刘晨波 侯 艳 陈 磊 何煜翔 戴凯宇 李 巍 彭一楠 陈 迟  
徐一文 汪小虎 张 新 张小冰 张 曜 李海明 朱一文 陈 杰  
程 旻 刘叶卿 劳 佳

召 集 人：彭一楠

联系信箱：[pneumacollegium@gmail.com](mailto:pneumacollegium@gmail.com)

编 委：侯 艳 郑 诚 王 欢 陈 磊 劳 佳

本期编辑：王 欢

读者信箱：[pneumaeditor@gmail.com](mailto:pneumaeditor@gmail.com)

杂志发行：佟 君

订阅信箱：[subscribepneuma@126.com](mailto:subscribepneuma@126.com)

订阅电话：021-54746723

牛马网站：<http://www.pneuma.cn>

牛马水源：<http://bbs.sjtu.edu.cn/bbsdoc?board=pneuma>

### 我们的牛马

牛马社是人文学院组织的学科交叉的学术交流平台，2005年10月成立。同人以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主。牛马讨论班每周举办一次，由一位同人发表主题报告，畅叙读书研究心得，而后讨论；也欢迎非成员参加讨论班，不要求参加者人人发言。《牛马》月刊所采稿件为讨论班报告及同人的其它作品；也欢迎契合牛马精神的外来稿件。讨论班资料及杂志电子版皆可于牛马社网站下载。也可以到饮水思源 BBS 的牛马板（pneuma）参加讨论。

### 招新启事：

牛马社的本质，在于且仅在于其以学术为志业的牛马会员。牛马会员分为驻校会员与通讯会员。驻校会员离校后自动成为通讯会员。凡认同牛马精神的人士，不论专业与学历，皆可申请成为牛马会员。牛马社随时接受申请。申请中需包含对个人所关注的领域的基本见解以及一篇相关文章，文章经编辑部审议通过后即可批准为会员。会员的义务是撰写稿件。驻校会员的义务还包括主讲牛马讨论班。会员可以参与牛马社的管理。会员的资格在每届牛马峰会上进行审查。牛马会员出现学术腐败行为，牛马社将予以开除。开除会员的决议由牛马例会做出。牛马会员提出退社申请，备案后即可停止会员资格。

招新信箱：[pneumacollegium@gmail.com](mailto:pneumacollegium@gmail.com)

## 历次讨论班：

2005 年	主题	主讲	时间
第一次	一个语言产生的可计算模型	彭一楠	10月12日
第二次	翻译——从规范走向描写	侯艳	10月19日
第三次	英语诗歌格律浅说	劳佳	10月26日
第四次	六朝时期希腊-印度天文学对中土 历法之影响——以何承天《元嘉 历》为中心	郑诚	11月02日
第五次	原学——论语中“学”的意义	李广良	11月09日
第六次	从山水画演变看“含蓄”美学传统	徐一文	11月16日
第七次	星占中的数理方法初论	李辉	11月23日
第八次	关于 cosplay 文化的探讨	李巍	11月30日
第九次	佛教的基本概念-从因果报应说起	程旻	12月07日
第十次	有关明末青楼文化	王欢	12月14日
第十一次	防灾——技术与非技术的集合	陈迟	12月21日
2006 年	主题	主讲	时间
第十二次	汉语诗词格律	戴凯宇	2月22日
第十三次	关乎收藏——以集邮为切入点	刘君伟	3月01日
第十四次	婚姻习俗	刘叶卿	3月09日
第十五次	书法学习杂谈	龙隆	3月16日
第十六次	浅谈华语恐怖电影	佟君	3月23日
第十七次	两个贾宝玉——红楼梦新谈	李广良	3月30日
第十八次	果壳里的黑客	彭一楠	4月06日
第十九次	机器人简介	张小冰	4月13日
第二十次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与《自杀论》	李巍	4月20日
第二十一次	新加坡政治制度研究	余致青	4月27日
第二十二次	时光梦——电影中的历史逸事	施恬逸	5月11日
第二十三次	上帝掷骰子——浅谈 DND 与西方 奇幻	孙东来	5月18日
第二十四次	《边城》的珠与壳	赖小容	5月25日
第二十五次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漫谈	侯艳	6月01日
第二十六次	自私的基因——当代进化理论新 发展的粗浅介绍	陈磊	6月08日

讨论班时间地点：暂定每周三晚六时，人文楼 212 室/406 室。